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周嘉希

(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 2024年总统大选是美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节点。相较于2020年总统大选,特朗普个人和团队在保持其鲜明风格的同时,为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做出了一定的竞选策略变动。首先,特朗普的媒体矩阵中,极右翼小众媒体的作用更加突出,社媒平台的“真相社交”成为特朗普与选民直接沟通的首要社交媒体平台。其次,特朗普在延续直白与口语化演讲风格的同时,减少以往激烈与争议性的言辞。再次,特朗普竞选团队更加精简、高效和结构化,其对执政团队成员的挑选依旧重视忠诚度,并着力发掘党内政治新星。特朗普的核心圈成员与支持者群体是其竞选的主要资本,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风格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愤怒、不满和焦虑情绪。美国国内政治在特朗普与拜登的竞争下面临新的内部分裂。在对内政策主张方面,特朗普将延续其总统任期内“美国优先”的政策风格,即以美国利益优先的方式处理经济、教育、移民等问题。在对外政策主张方面,特朗普坚持孤立主义传统,并强调美国的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总体基调依旧是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保守“鹰派”观点或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风向标。

关键词: 特朗普; 美国政治; 美国大选; 政治极化; 民粹主义; 拜登政府;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7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4-0165-16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13

作者简介: 周嘉希,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引用格式: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范式转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基本共识是对华采取竞争战略。拜登倾向于通过多边合作和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中国，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具有不可预测性，可能采取极限施压。因此，2024 年美国大选不仅事关美国国内政治走向，同时也将影响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当地时间 2024 年 7 月 13 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未遂刺杀”。这起事件表明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美国国内政治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2024 年大选是特朗普 2020 年败选的“复仇之路”，其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特朗普对 2020 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心有不甘，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第二，特朗普依旧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劳工选民。第三，特朗普认为拜登是“最糟糕的总统”，自己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出困境。另一方面，2020 年大选不仅是两党候选人之间的较量，更是两种政治理念和政策方向的对决。双方的竞争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倾向，中间地带逐渐缩小。同时，美国的政治极化也与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和右翼政治力量的回归趋势相呼应。

特朗普和拜登在 2024 年竞选中均面临多方面挑战。首先，虽然特朗普在过去的总统竞选中表现出强大的民意支持率，但白人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可能会对其选情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特朗普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法律诉讼和对其国会骚乱事件的指控。拜登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一些选民对其任内的通胀高企、移民问题处理等存在不满。拜登的另一大挑战在于体力与精力，尤其是在 6 月 27 日第一场电视辩论中的欠佳表现，被广泛质疑“年老体弱”不适宜参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支持率差距始终无法扩大。若特朗普再次当选，可能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导致美国进入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政治时期。

国内学界已就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开展了一些研究。有学者指出，美国政治极化、缺乏妥协合作以及竞选优先于治理等因素对新冠疫情治理成效产生了负面影响^[1]。另有学者指出，美国正处于对等极化的政治格局当中，政治极化促进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基础的重组，这虽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左翼内部的分裂更有利于特朗普代表的右翼势力^[2]。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白人劳工更加趋向于共和党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去工业化”趋势，全球化、移民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导致部分白人劳工感到被边缘化，未来美国政治存在多重分化组合的可能^[3]。亦有学者指出，极化政党与联邦制的结合反而使各州沦为“反民主的实验室”，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民主的衰退趋势^[4]。此外，部分学者对政治极化对美国国内政治及总统选举的影响展开讨论。有学者指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重塑了共和党，表现在共和党选民更多地支持保守主义，并且党内不断涌现出在理念上支持、在风格上效仿特朗普的政治人物^[5]。另有学者从特朗普司法争议视角出发，认为在政治极化氛围下，对特朗普的审讯有可能演变为政党政治另一块角逐赛场，可能会酿成宪法危机，对美国司法系统的挑战大于机遇^[6]。还有学者总结到，美国政治极化体现在两党的议题和情感两方面，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布呈现哑铃型，中间派选民的人数显著减少^[7]。

本文拟从特朗普个人及其团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其 2024 年总统竞选策略的变化、内政外交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政策的趋向以及对华影响。本文旨在加深对特朗普现象的理解, 为理解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二、特朗普竞选策略的变化

特朗普宣布参选 2016 年美国大选并成功当选后, 因其鲜明的反建制政客风格, 形成了独特的“特朗普主义”。相较于 2020 年大选, 特朗普 2024 年总统竞选的策略主要发生了三点变化: 第一, 特朗普更加重视小众媒体作为政治营销载体; 第二, 在保持口语化演讲风格的同时逐渐减少争议性言论; 第三, 竞选团队变得更具专业性和组织性, 执政团队的挑选强调忠诚度和政治理念一致, 并深入挖掘党内政治新星。

(一) 以小众媒体取代主流媒体

在社交媒体竞选时代, 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精英通过不同媒体途径形成了两个信息闭环^[8]。而在 2024 年竞选中, 特朗普更加重视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媒体。特朗普的个人媒体矩阵对其竞选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各类媒体不仅能够绕过传统媒体直接与选民沟通, 还允许特朗普控制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流, 以确保其观点触达受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手段被认为与传统的宣传策略类似, 甚至有些类似于希特勒的宣传理念^[9]。譬如, 特朗普曾在 2023 年 11 月的演讲中称政治对手和批评者为“害虫”, 引发了历史学家对于其言论呼应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担忧^[10]。此外, 特朗普和福克斯新闻共同对美国电视新闻议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朗普的推特账号与福克斯新闻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 约一半的推特内容反映了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主持人或嘉宾, 与此同时, 超过 40% 的新闻报道提及特朗普, 而特朗普推文在报道中占据至少 10% 的时间^[11]。

特朗普及其背后的商业集团建立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媒体矩阵, 包括类似于“X”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以布莱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为代表的极右翼小众媒体(far right alternative media)以及直播平台“Rumble”。相较于福克斯新闻、“X”等主流媒体平台, 特朗普建立的媒体矩阵明显更具“亲特朗普”的特点。在其总统任期内, 特朗普将记者视为“人民的敌人”, 将“媒体”归类为对普通美国人的经历怀有敌意的众多既定精英机构之一, 通过社交媒体、政治集会和保守派媒体在传统新闻媒体之外进行交流^[12]。因此, 特朗普抛弃主流媒体、拥抱社交媒体的做法使得极右翼小众媒体进入主流视野。这些极右翼小众媒体除了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外, 还包括右翼广播网(RSBN)、“就是新闻”(Just the News)。

布莱特巴特新闻网被认为是具有仇恨情绪的右翼媒体, 由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创立, 曾优先获得特朗普团队提供的演讲稿。该网站可被视为激进版的福克斯新闻, 以极端的、有利于形成身份认同的议题吸引极右翼群体^[13]。右翼广播网络是特朗普竞选团队脸书页面的官方直播平台, 其首席执行官乔·西尔斯(Joe Seales)曾表示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主管丹·斯卡维诺(Dan Scavino)保持密切沟通。“就是新闻”则具有明显右翼主义倾向, 其创始人约翰·所罗门(John Solomon)被其他媒体描述为“阴谋论者”和“亲特朗普”。

另一方面，在被“X”封禁后，特朗普更加重视其公司开发的“真相社交”平台。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表明，27%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听说过“真相社交”，但只有2%的人使用该网站获取新闻，其中87%的人表示“真相社交”的新闻和信息大多准确^[14]。“真相社交”虽然自称是一个无党派的社交平台，但许多账户均右倾或支持特朗普。因此，“真相社交”仅仅是一个政治宣传工具，而非获取新闻和信息的来源，旨在放大和利用特朗普赖以生存的仇恨、无知和偏见^[15]。

（二）演讲风格的延续与妥协

由于基本盘中拥有大量教育程度不高的选民，因此特朗普沿袭了口语化、直接且富于情感色彩的演讲风格。但与此前不同的是，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一直强调2020年选举受到“干预”，大选结果本不应由拜登获胜，以此宣扬自己参加2024年大选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竞选中的语言依旧具有攻击性。特朗普在竞选中常常强调自己在白宫期间取得的成就，并批评拜登“摧毁美国民主”，是“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特朗普还声称“民主党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抹黑他们的政治观点，以此吸引对共产主义持反感态度的年长选民^[16]。

特朗普针对“激进左翼民主党”、“深层政府”、环保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媒体的态度没有改变，仍然使用了给竞争对手起新的绰号、煽动人群向媒体发出嘘声的伎俩，其竞选中木讷和经过排练的演讲缺乏色彩和活力^[17]。特朗普还曾呼吁，判处与之意见不合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死刑，并以世界末日的方式描述美国的政治，称2024年大选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战役”，并把自己描述成代表支持者的“报复”。此外，特朗普让其支持者做好2024年大选可能会出现舞弊的准备，敦促他们进行干预“保卫选票”^[18]。这些激进言语被认为是“随机恐怖主义”（stochastic terrorism），即利用其影响力发表辱骂或煽动性言论，激起支持者为政治对手或团体进行攻击^[19-20]。

由于特朗普独具魅力的个人性格和成熟的商业手段，其在竞选过程中能够有效触动美国选民。特朗普的策略表现出其对选民的心态有着独特的理解，并且通过在选民中制造恐慌和混乱，以此来扩大影响力、达成政治目标。有评论指出，特朗普自信乐观、享受权力，具有支配性和不畏惧的个性倾向均有助于营销自身、鼓动支持者^[21]。特朗普不仅在选举关键州投入更多资源，还通过针对特定选民群体的广告和宣传活动来最大化提升竞选效果^[22]。

另一方面，特朗普又变得更加审慎，在2024年大选演讲中减少了争议性言论，旨在吸引中间派和摇摆选民。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当被问及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言论时，特朗普解释说这些言论是“开玩笑”或“讽刺”的^[23]。这种转变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尤为显著，与以往不同，特朗普避免承诺全国性的堕胎禁令，而是建议将这一问题留给各州来决定。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亦表态允许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获得绿卡，这与其之前的反移民言论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还减少了对极端立场的公开支持，转而专注于攻击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政策。特朗普不再一味坚持激进的、具有争议性的言论，表明其政治营销更具欺骗性和表演性，也表明特朗普的竞选策略更具针对性。

（三）竞选团队与执政团队人选

特朗普2024年的竞选团队较2020年相比显得更为紧凑和高效。团队的主要特点是规模相对较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小, 成员更具专业性和组织性。精简的团队配置使特朗普更加依赖竞选顾问和战略分析师, 以制定并实施更为精准和有效的竞选计划^[24]。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包括苏西·怀尔斯 (Susie Wiles)、克里斯·拉奇维塔 (Chris LaCivita)、杰森·米勒 (Jason Miller) 和詹姆斯·布莱尔 (James Blair), 四人都鲜少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克里斯·拉奇维塔和杰森·米勒目前均担任公共事务和竞选公司“FP1 战略”的合伙人。“FP1 战略”曾为多位共和党候选人和委员会工作, 同时米勒还担任右翼社交媒体网站 GETTR 的首席执行官。与之前的竞选周期相比, 该团队因其成熟的经验以及高度的保密性与纪律性而受到特朗普本人认可, 反映出特朗普核心圈针对 2024 年大选采取了更结构化和有组织的团队形式。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策略上明确调整了重点, 更加注重与基层选民的接触和互动。过去,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善于与基层建立联系, 并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吸引选民的支持。例如, 在 2024 年艾奥瓦州党团竞争中, 特朗普团队已在全州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草根关系网络^[25]。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对待争议性群体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竞选团队曾表示, 来自共和党或其团队以外的任何人关于特朗普胜选后执政团队的信息不应被视为官方信息^[26]。此外, 竞选团队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尝试将特朗普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最小化。

特朗普挑选执政团队的原则是强调忠诚度以及与其政治理念的一致性。前执政团队成员人选包括蓬佩奥 (Mike Pompeo)、本·卡森 (Ben Carson), 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的人选包括前驻日大使哈格蒂 (Bill Hagerty)、前驻德大使格林纳尔 (Richard Grenell)、前国防部副部长助理科尔比 (Elbridge Colby)、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Robert O'Brien)、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Michael Flynn) 等, 忠实支持者则包括米勒、斯蒂芬尼克 (Elise Stefanik)、莱克 (Kari Lake)、扬金 (Glenn Youngkin)、阿博特 (Greg Abbott)、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加巴德 (Tulsi Gabbard)。其中, 斯蒂芬尼克、加巴德与特朗普的关系更为密切, 特朗普曾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一次会议中向来访者高度评价二人。

特朗普还有意培养党内支持自己的政治新星, 包括斯科特 (Tim Scott)、拉马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诺姆 (Kristi Noem)、万斯 (J.D. Vance)、卢比奥 (Marco Rubio)、科顿 (Tom Cotton)。其他高级职位的人选还包括: 共和党籍富豪保尔森 (John Paulson)、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前国会众议员和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 退役中将、前国家安全顾问凯洛格 (Keith Kellogg),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莱茨 (Fred Fleitz)。凯洛格和弗莱茨目前是亲特朗普智库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的顾问。博明 (Matthew Pottinger)、叶望辉 (Steve Yates)、余茂春等对华强硬派人士也可能进入其决策圈。

三、特朗普的圈层及国内政治分裂

目前, 特朗普围绕着一个强大的核心圈, 包括家庭成员、顾问和政治分析师, 核心圈成员与团队帮助其运筹帷幄, 制定竞选策略并处理各种公共关系危机。在 2024 年大选中, 特朗普的支持者群

体虽有一定变化，但总体上依旧致力于稳住基本盘。特朗普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体现于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提供合适的表达和政策，如右翼福音派、民粹主义者、反平权主义者等^[27]。

（一）特朗普核心圈的构成

特朗普的核心圈广义上指的是那些在特朗普政治生涯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决策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群人。核心圈成员在塑造特朗普国内政策、对外关系、应对危机策略、公关活动以及其他主要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共同塑造了特朗普的行政与竞选风格以及其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实施指导。特朗普核心圈的主要特点是对特朗普及其政策主张坚定的忠诚与信仰。

特朗普的核心圈成员不仅包括其家庭成员，如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劳拉·特朗普（Lara Trump），还包括其他高级顾问、竞选策略师和长期的政治盟友，如史蒂芬·班农、罗杰·斯通（Roger Stone）等。此外，特朗普的个人律师，如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也是其核心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幕僚团队多人已经离职，但多位重要幕僚仍对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力。例如，前幕僚长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在政治问题上与特朗普核心圈子成员保持联系，并参与了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筹款活动。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中互动频繁的账号同样可视为其核心圈成员（图 1）。前白宫社交媒体负责人丹·斯卡维诺（Dan Scavino）在制定特朗普的社交媒体策略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富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为著名基督教牧师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儿子，其支持可以帮助特朗普在福音派选民中赢得更多选票；纽约州众议员斯蒂芬尼克则是共和党内四号人物。独立调查记者马特·泰比（Matt Taibbi）则公开了“X”干涉“言论自由”、压制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负面报道，以此为特朗普被“X”封杀博得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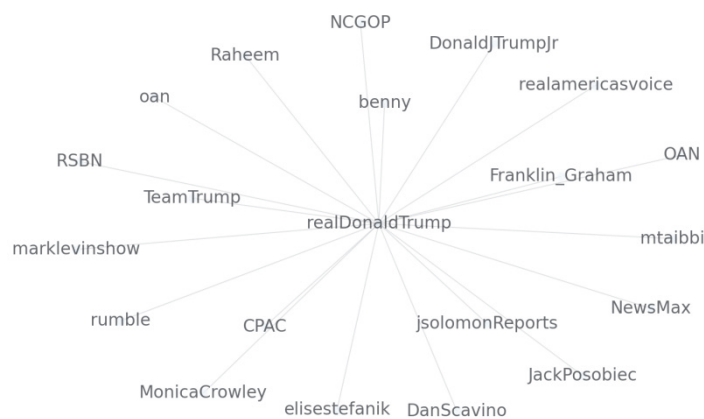


图 1 特朗普“真相社交”中的前 20 位社交网络

（数据来源：作者通过抓取特朗普“真相社交”账号推文分析获得）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除个人以外, 特朗普的周围还存在与之关系紧密的诸多保守派政治团体, 包括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PAC)、保守伙伴研究所、美国第一工作 (America First Work)、特朗普集团 (MAGA Inc.) 等。与特朗普相关的组织和团体开展的捐款为特朗普带来了可观的收益。由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组成的非营利智库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 (AFPI) 在 2022 年共筹集到 2 300 万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一位匿名捐助者, 旨在为潜在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做准备^[28]。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加大力度推动其“2025 计划” (Project 2025), 增加对旨在为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创建“候任政府”的合资企业的拨款。税务记录还显示, 该基金会在 2022 年分发了超过 167 万美元的赠款, 其中包括向“2025 计划”咨询委员会提供的 96.5 万美元。这些捐款占该基金会 2022 年拨款总额的 58%。传统基金会还向其游说团体“传统行动护美国” (Heritage Action for America) 捐赠了 40 万美元^[29]。根据 2022 年从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 (CREW) 获得的税务文件, 另一家亲特朗普智库保守党伙伴关系研究所 62% 以上的收入仅来自 4 位匿名捐助者, 其中一位捐赠了 1 550 万美元^[30]。

(二) 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

特朗普的支持者大体分为五类。第一类, 对美国经济有所焦虑的民众。许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会为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并通过减税来提振经济。第二类, 反移民情绪强烈的民众。近年来, 美国反移民情绪的根源来自非法移民, 特朗普恰恰坚持驱逐非法移民。第三类, 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应该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 特朗普将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利益和文化。第四类, 反建制情绪民众。特朗普的“反建制”特点能够撼动现状并为体制带来变革。第五类, 福音派基督徒相信特朗普将保护宗教价值观, 包括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

特朗普以其独特的政治策略和吸引力, 在特定目标群体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支持。《国会山报》分析认为, 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相信任何针对特朗普的外部指控都是无效的^[31]。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 (PRRI) 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约 70% 的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持好感^[32]。此外, 特朗普的一些煽动性言论对那些原本对某些少数群体持有敌意的群体产生了影响, 使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并形成跨党派效应^[33]。还有的研究表明, 特朗普支持者中对一系列社会、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偏见的显著增加, 普遍反对特朗普的个人 (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 的偏见趋于下降^[34]。有实证研究表明, 企图通过讽刺、嘲讽和讥讽来消除特朗普政治形象的努力对其支持者几乎没有影响^[35]。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的历史与宗教密不可分, 特朗普支持者中的一大来源即基督教福音派。根据一项调查, 特朗普在 2020 年赢得了 84% 的白人福音派选票^[36]。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的一项调查也发现, 对特朗普表达“热情”的美国白人比那些没有表达“热情”的美国白人更有可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开始认定自己是福音派人士^[37]。2024 年 2 月, 福克斯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28% 的白人福音派选民表示将投票给拜登, 相比 2023 年 10 月的调查增加了 5%。尽管 68% 的白人福音派选民在 2024 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 但民意调查显示对拜登的支持正在增加^[38]。2024 年初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 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多数特朗普支持者为福音派白人。

有研究认为, 美国宗教文化为反智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白人福音派构成了右翼保守主义政治的核心支持力量^[39]。福音派人士之所以支持特朗普, 主要原因在于: 对特朗普“铁人”形

象的策略性拥护；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对文化边缘化和“精英”的愤怒的表达；对强势人物的吸引力超越了美国白人对“强硬”领导者的一般渴望；特朗普能够在不明显提到宗教的情况下调动他的追随者的“宗教主观主义”^[40]。

（三）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以及共和党内部的分裂

如今美国两党之争演变为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斗争，选民也随之按照党派逐渐分化，情感及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日益加剧^[41]，美国的政党政治已从“论争式民主”演变为“敌对式民主”^[42]。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和拜登竞选团队已经陷入一场相互“拆台”和“揭短”的竞赛，争取在分裂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占据上风。

双方“互怼”凸显出美国政治舞台的激烈竞争，其中社交媒体已成为塑造选民意见和观念的关键战场。双方团队的竞赛逐渐体现出民意的民粹化趋势。双方的观点不再是传统政治辩论中的冷静理性，而是变得越来越鲜明、直白，甚至更加口语化。不论是竞选演讲还是总统辩论中，双方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表达，用词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语境，使政治话语更具亲和力。口水战的升级反映了数字时代政治沟通的变革，民众更倾向于接受直接、具有情感共鸣的表达方式。6月27日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即成为拜登与特朗普相互指责和攻击的场域，两人从政见讨论转移到谁的高尔夫球技更好。

与此同时，特朗普特立独行的风格也造成了共和党内部派系分裂。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不仅仅体现在政策分歧上，还反映在对特朗普个人的态度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尽管许多共和党人认为里根是过去40年中“最好的总统”，但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占了很大的比例^[43]。此外，共和党的分裂在国会中尤为明显，形成了“永不特朗普主义者”（Never Trumpers）与“特朗普主义者”（Trumpists）两大派别。“永不特朗普主义者”的代表包括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前众议员莉兹·切尼（Liz Cheney）等，该派别不惜与共和党站在对立面。例如，在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的弹劾案中，3名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人站在一起，认为宪法规定的弹劾应作为最后手段，而不应用于政治争斗^[44]。

特朗普还面临党内里根派与特朗普派之间的矛盾。在援助乌克兰法案的审议中，里根派站在了民主党人一边，反映出里根派已经从特朗普派中脱离出来，双方不断扩大的裂痕有可能削弱特朗普的基础，传统保守派选民可能会寻求更符合其价值观的替代方案。因此，传统保守派选民在面对党内的分歧时，可能会寻求更符合其价值观的替代方案，考虑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以表达他们对当前政治环境的不满。

此外，独立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的参选，无疑加剧了选票的分化局面。虽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小罗伯特·肯尼迪为“激进左派”和“环境问题专家”，但小罗伯特·肯尼迪被认为是站在主流媒体对立面“讲真话的人”，其参选无疑会分流一部分双方的支持者。小罗伯特·肯尼迪以其家族背景和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声誉，吸引了一批关注环保和社会公正的选民，这些选民中包括一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群体。小罗伯特·肯尼迪的独立身份也吸引了那些对两党政治感到失望的选民，这些选民希望在政治舞台上看到新的声音和选择。

四、特朗普竞选的政策主张

在 2024 年美国大选中, 特朗普的政策主张主要反映在其总统任期内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 以及社交媒体推文、竞选演讲等载体中。特朗普的政策趋向反映出实用主义, 彰显了其个人以及未来的执政团队对于“美国利益”的执着追求, 并且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

(一) 国内政策

特朗普的施政政策可能具有延续性, 包括促进制造业回流、限制移民等。其中, “议程 47”(Agenda 47) 是特朗普面向第二任期所提出的政府计划。虽然特朗普本人从未公开讨论过“议程 47”, 但一些前政府官员, 如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表示听说过“议程 47”但不知道其具体细节。该议程包括以前所未有方式行使行政权力, 例如利用联邦执法机构打击“政治敌人”, 并将目标瞄准政府内部的“深层政府”。该议程被描述为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政策的延续^[45-46]。“深层政府”一词经常在阴谋论中用于指代联邦政府内部一个秘密网络, 特朗普指责“深层政府”成员间的协同工作旨在破坏美国人民的意愿。

在经济方面, 特朗普依旧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 主张以“美国利益优先”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其核心主张是通过减少政府干预, 使企业能自由发展, 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刺激经济增长, 特朗普将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所谓保护美国制造业及减税。随着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价格竞争, 美国制造业外流成为经济增长障碍。特朗普坚持强调“美国制造”, 尤其是汽车产业, 其本质是保护本国工人就业, 抵制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制造业流向海外的趋势。税收减免是刺激经济的关键因素, 特朗普认为通过减税可以激励企业增加投资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此, 特朗普主张通过税改刺激整体经济, 希望藉此推动疲弱的经济进一步增长。特朗普曾经承诺为新罕布什尔州提供更多税收减免措施。

在教育方面, 特朗普提出将所有教育工作和需求交由州政府处理的计划, 理由是州政府能更好地满足孩子们的教育需求。此外, 特朗普还表示要让家长重新担任教育负责人, 并会给予家长选举校长的权利、废除 K-12 教师终身职位制度、以绩效工资激励优质教学, 以及削减校长等教育行政人员的学校资助优惠和其他福利。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则主张利用美国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采国内能源, 通过能源供给降低物价, 减少对外资源依赖。

在移民问题方面, 特朗普将其作为攻击拜登政府的主要抓手, 可能延续大部分移民政策。特朗普关于移民的主张是严格的边境管控以减少非法移民流入。特朗普曾拒绝两党达成的边境协议, 同时承诺利用所谓“外国敌人法”将已知或疑似帮派成员、毒贩或毒品卡特尔成员驱逐出境。其次, 大部分联邦执法机构, 包括缉毒局、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部分力量, 将被转至移民执法。再次, 特朗普承诺在联邦土地上兴建新城市, 并为无家可归者建设帐篷城。对于毒品问题, 特朗普曾表示不仅将立法对毒品走私实行死刑, 并寻求国会认可惩处这种“罪行”, 还将对毒品走私集团实施海上封锁, 切断其与全球金融系统的联系, 并动用国防部特种部队破坏“毒品卡特尔”的领导层。

（二）对外政策

在对外关系方面，特朗普依旧坚持孤立主义传统，并强调美国的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将表现得反复无常、粗鲁且具有对抗性，可能沿续其总统任期内的立场^[47]。针对欧洲盟友，特朗普希望重新思考并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特朗普曾于 2018 年对欧盟持强硬立场，称其为美国的商业敌人。若再次当选，特朗普仍将给欧洲盟友施加巨大压力。他强调欧洲盟友需要为自身防御负更多责任，诸如增加北约防务预算等。对于贸易逆差，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由此可见，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使得美欧之间重新产生贸易摩擦。对于乌克兰问题，特朗普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主要方式包括寻求俄乌双方的共同点，同时认为美国应在乌克兰问题上和俄罗斯达成和解。

在中东问题方面，特朗普一直强调亚伯拉罕协议对中东和解的正面效应，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立场依旧倾向于强调以色列的安全保障。其政策主张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中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倡导以公正性原则对待双方。2023 年 10 月 7 日，以色列公民遭受哈马斯的袭击事件后，特朗普政府首次对以色列领导层的应对策略提出了批评。此后，特朗普强调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哈马斯的激进行为。在 2024 年 1 月 15 日艾奥瓦州的演讲中，特朗普政府宣称如果他再次当选，以色列将不会遭到任何外部势力的攻击。尽管其言论中透露出一定程度的好战性，但在政策层面，除了表明将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之外，特朗普政府并未提出具体的政策解决方案。在伊朗问题上，考虑到特朗普曾终止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若其获得第二任期将可能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强硬政策。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贩运行为。在边界安全和移民政策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并在竞选演讲中提出部署美国海军对墨西哥贩毒集团实施封锁的计划。在环境保护领域，特朗普主张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若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此外，特朗普还致力于建立基于基督教价值观的国际同盟，其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关系紧密^[48]。美国右翼团体和政治领袖在中东欧国家的立场非常相似，都试图强调民族和宗教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以对抗自由主义和全球化^[49]。有评论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削弱了对其权力的机构制约，同时寻找替罪羊并剥夺罗姆人、移民和同性恋群体等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的权利^[50]。特朗普还强调犹太教-基督教话语在以色列-美国特殊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达了对这些价值观的重视^[51]。

（三）对华政策

在对华关系方面，由于美国国内政治表现出高度不稳定，保守和极右翼精英通过鼓噪“中国威胁”来稳定国内局势，特朗普的主张加剧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减弱的印象^[52]。可以说，在对华关系方面，无论拜登和特朗普谁获得第二任期，都将延续对华强硬基调^[47]。

特朗普在演讲中多次提及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军事力量增长。特朗普主张通过改革国际贸易规则和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在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时，特朗普同样将中国视为关键因素。特朗普关注并支持密歇根州汽车工人工会的罢工行动，并批评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政策可能导致美国汽车工业及其就业岗位的减少。在特朗普眼中，拜登的政策选择并非基于美国的国家利

益, 而是受到了中国等国家的影响。

特朗普任内对华采取了强硬的贸易规制措施。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背景下, 特朗普仍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 并寻求在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因此, 在 2024 年的竞选中, 特朗普声称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经济政策, 包括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额外关税, 以及采取更为激烈的贸易对抗措施。这些政策主张体现了“美国优先”的理念, 并试图通过这些分歧来团结和动员其选民基础。尽管这种策略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迎合部分选民的呼声, 但也必然加剧中美关系紧张, 并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在台湾问题上, 特朗普的立场部分源自其对华强硬政策。在其总统任期内, 美国向台湾出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并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因此, 可以预见若特朗普当选, 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支持”台湾当局, 包括武器销售、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在特朗普的政策工具箱中, 扩大对台湾的“支持”可以作为对华施压的一种手段。然而, 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议题, 特朗普曾表示有能力在 24 小时内结束乌俄战争, 但在是否派遣美军“支援台湾”的问题上则持谨慎态度。

特朗普核心圈同样为其未来对华政策走向提供了参考意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华“鹰派”博明 (Matt Pottinger) 以及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二人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阐述了对华政策立场, 其观点基本可被视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风向标。两人的文章表明其强硬立场与“反共”特征, 除了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一些强硬外交手段, 更是鼓吹以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来区别对待“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试图以“颜色革命”的方式寻求“更迭中国政权”, 实现所谓的“自由世界”。在“反共”叙事外, 美国反华“鹰派”鼓吹“民主-非民主”的叙事, 把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与中国一道视为所谓“独裁、极权或威权政府”, 以及美国需要面对的所谓“轴心”^[53]。此外, 在“2025 计划”中, 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派智库专家强调了针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析, 同时声称非政府机构和盟友提供协助并采取统一行动来应对中国的科技与经济活动。总体而言, 特朗普可能会延续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五、结语

特朗普利用美国公众对建制派精英的厌恶情绪塑造自身反建制“英雄”的角色。就美国国内而言, 特朗普利用经济衰退和民粹主义修辞吸引感到被忽视的选民, 并促使被边缘化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想合法化^[54]。在对外关系方面, 极右翼抓住机会煽动公众对外部威胁展开冷战, 特朗普政府加剧了公众的仇外情绪, 即所谓“随着中国变得更加自信, 美国正在被削弱”^[52]。在其民粹主义安全叙事中, 特朗普自然而然地成为故事中的“英雄”, 他的出现意味着“拯救和保护真正的人民”。因此, 特朗普个人风格的核心就是确立“人民”与“精英”对立的意识形态。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民众的多层次不满、愤怒和恐惧, 从而表现出“反智主义”和“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倾向, 这既是对激进后现代主义的抵制, 也代表了民粹化趋势的力量^[55-56]。特朗普的出现也

使得共和党成为“特朗普的共和党”，从而对美国政党政治造成了侵蚀。在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浪潮中，民主党在民调上始终难以显著拉开与特朗普的距离。因此，对特朗普本人、其团队以及其支持者进行深入分析，对于理解当前多国政治倾向整体向右偏移的趋势至关重要。

虽然涉华议题在 2024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鲜少提及，但这也恰恰反映出两党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基本共识，根据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对华强硬态度及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可以预见美国对华政策已难做较大调整。具体表现在：第一，制衡中国的关键在于主权问题，包括台湾、涉港及南海问题。第二，蔑称所谓的经济“胁迫”问题，美国诬称“产能过剩”导致中国产品“倾销”国外市场，对美国制造业造成打击，包括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医疗产品、铝和钢铁等领域。第三，国家安全问题，包括作为新兴领域的网络安全威胁。第四，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软实力问题。美国声称，中国以自身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可行替代方案。第五，美国认为中国在俄乌冲突、以哈冲突等事件中均与美国持不同立场。

随着美国两党、国会、智库圈内的“友华派”声音逐渐式微，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57]。两党都声称，中国正在寻求国际地位的提升，打破美国的霸权体系。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总基调不变的前提下，若拜登成功连任，其对华政策将获得延续，一方面拜登可能会给双边关系带来更多稳定性，另一方面拜登的管理型策略也将使两国在关键领域的竞争加剧。若特朗普当选，其对华政策将更为强硬，不可预测性和极限施压将会使双边关系更加紧张和不确定。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我国需要具备更强的战略定力和耐心，充分做好超强施压的预期，同时针对美国政府、政党、国会以及政治人物开展更加深入的研判，掌握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对华强硬的根源，尽可能保持或扩大中美双方交流渠道。

参考文献：

- [1] 邢悦, 刘晓欣. 政党极化、民主危机与美国政府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 [J]. 国际论坛, 2022 (3): 132-154.
- [2] 蒋锐. 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力量消长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6): 26-33.
- [3] 黄琪轩. 去工业化中的失落者: 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的选民基础 [J]. 文化纵横, 2022 (6): 53-63.
- [4] 倪春纳. 反民主的实验室: 联邦制、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 [J]. 政治学研究, 2023 (6): 175-186.
- [5] 刁大明. 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4 (2): 5-22.
- [6] 陈长宁. 特朗普面临的刑事诉讼: 美国司法政治视域下的分析 [J]. 美国研究, 2023 (6): 83-99.
- [7] 朱杰进. “选举大年”全球政治局势前瞻 [J]. 人民论坛, 2024 (5): 78-81.
- [8] 易妍, 叶淑兰. 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美国政治极化: 基于美国新冠议题的框架化考察 [J]. 社会科学, 2023 (2): 114-127.
- [9] Concha Pérez-Curiel and Pilar Limón-Naharro. Political Influencers. A Study of Donald Trump's Personal Brand on Twitter and Its Impact on the Media and Users [J].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9 (1): 57-75.
- [10] Marianne LeVine. Trump Calls Political Enemies 'Vermin,' Echoing Dictators Hitler, Mussolini

-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 [EB/OL]. (2023-11-13) [2024-01-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3/11/12/trump-rally-vermin-political-opponents/>.
- [11] Erendira Abigail Morales, Cindy J. Price Schultz and Kristen D. Landreville. The Impact of 280 Characters: An Analysis of Trump’s Tweets and Television News Through the Lens of Agenda Building [J]. *Electronic News*, 2021 (1-2): 21-37.
- [12] Matt Carlson, Sue Robinson and Seth C. Lewis. The Trump Presidency: Four Years of Battling and Belittling the Press [M]. Matt Carlson, Sue Robinson and Seth C. Lewis, eds. // *News After Trump: Journalism’s Crisis of Relevance in a Changed Media Culture*. New York,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85-120.
- [13] Jonas Kaiser, Adrian Rauchfleisch and Nikki Bourassa. Connecting the (Far-)Right Dots: A Topic Modeling and Hyperlink Analysis of (Far-)Right Media Coverage During the US Elections 2016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3): 422-441.
- [14] Naomi Forman-Katz and Galen Stocking. Key Facts About Truth Social [EB/OL]. (2022-11-18) [2023-11-29].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2/11/18/key-facts-about-truth-social-as-donald-trump-runs-for-u-s-president-again/>.
- [15] The Guardian. The Observer View on Donald Trump’s Truth Social [EB/OL]. (2021-10-24) [2023-11-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oct/24/the-observer-view-on-donald-trump-truth-social>.
- [16] Austin Sarat. Opinion | Why Donald Trump Says His Enemies Are ‘Communists’ [EB/OL]. (2023-06-22) [2024-02-07].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3/06/22/donald-trump-red-scare-communism-00102990>.
- [17] Ian Ward. The Tired Monotony of a Trump Rally in 2024 [EB/OL]. (2024-01-24) [2024-02-0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1/24/trump-rally-speeches-maga-vibes-00137364>.
- [18] Ali Swenson and Christine Fernando. As Social Media Guardrails Fade and AI Deepfakes Go Mainstream, Experts Warn of Impact on Elections [EB/OL]. (2023-12-26) [2023-12-30]. <https://apnews.com/article/election-2024-misinformation-ai-social-media-trump-6119ee6f498db10603b3664e9ad3e87e>.
- [19] Brian Klaas. Trump Floats the Idea of Executing Joint Chiefs Chairman Milley [EB/OL]. (2023-09-25) [2023-12-0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3/09/trump-milley-execution-incident-violence/675435/>.
- [20] EJ Montini. Donald Trump, Kari Lake and Others Invent a Whole New Kind of Terrorism [EB/OL]. (2024-01-10) [2024-02-10]. <https://www.azcentral.com/story/opinion/op-ed/ej-montini/2024/01/10/donald-trump-kari-lake-invent-stochastic-terrorism/72173861007/>.
- [21] Aubrey Immelman.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U. 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J]. Working Paper No. 1.2, Collegeville and St. Joseph, MN: St. John’s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of St. Benedict, Unit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Politics, 2017: 1-16.
- [22] Eugene Daniels, Ryan Lizza and Rachael Bade. *Playbook: Trump’s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 Strategy [EB/OL]. (2024-06-27) [2024-06-0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playbook/2024/05/26/trumps-everything-everywhere-all-at-once-strategy-00160029>.
- [23] Eric Cortellessa and Palm Beach. How Far Trump Would Go [EB/OL]. (2024-04-30) [2024-05-02]. <https://time.com/6972021/donald-trump-2024-election-interview/>.
- [24] US News & World Report. Inside Trump's Election a-Team: Lean, Mean and Largely Unseen [EB/OL]. (2024-02-01) [2024-02-07]. <https://www.usnews.com/news/top-news/articles/2024-02-01/inside-trumps-election-a-team-lean-mean-and-largely-unseen>.
- [25] Galen Bacharier. How Donald Trump's 2024 Campaign Quietly Built a Grassroots Juggernaut for the Iowa Caucuses [EB/OL]. (2023-12-26) [2023-12-31].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elections/2023/12/26/donald-trump-2024-campaign-iowa-caucuses/72030200007/>.
- [26] Jill Colvin and Michelle L. Price. Trump's Campaign Is Distancing Him from Allies Who Have Sketched Out Plans for a Second Term [EB/OL]. (2023-12-08) [2024-01-01].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2024-presidential-campaign-plans-ea397dc77aa29c63d37e0a56ab03ef38>.
- [27] David Norman Smith. The Agitator Supplies What the Base Demands: Trumpism Before and After Donald Trump [J]. *Critical Sociology*, 2023: 08969205231208921.
- [28] Casey Tolan and Kristen Holmes. Conservative Think Tank Laying Groundwork for a Second Trump Term Raised Millions from a Single Anonymous Donor [EB/OL]. (2023-12-06) [2024-01-04]. <https://www.cnn.com/2023/12/06/politics/trump-donor-america-first-policy-institute-invs/index.html>.
- [29] Katherine Doyle. Donations Have Surged to Groups Linked to Conservative Project 2025 [EB/OL]. (2023-11-17) [2023-12-12].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2024-election/donations-surged-groups-linked-conservative-project-2025-rcna125638>.
- [30] Robert Maguire. Anonymous Donations Provide Big Payday for Trump-Allied Election Deniers' Group [EB/OL]. (2023-11-17) [2023-12-01]. <https://www.citizensforethics.org/reports-investigations/crew-investigations/anonymous-donations-provide-big-payday-for-trump-allied-election-deniers-group/>.
- [31] Caroline Vakil. Why GOP Voters Are so Loyal to Trump [EB/OL]. (2023-04-30) [2023-12-31].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3978590-why-gop-voters-are-so-loyal-to-trump/>.
- [32] PRRI. Threats to American Democracy Ahead of an Unprecedent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EB/OL]. (2023-10-25) [2023-12-31]. <https://www.prrri.org/research/threats-to-american-democracy-ahead-of-an-unprecedented-presidential-election/>.
- [33] Lilliana Mason, Julie Wronski and John V. Kane. Activating Animus: The Uniquely Social Roots of Trump Support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1 (4): 1508-1516.
- [34] Benjamin C. Ruisch and Melissa J. Ferguson. Changes in Americans' Prejudices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Donald Trump: 5 [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2 (5): 656-665.
- [35] Dermot Hodson. The Visual Politics and Policy of Donald Trump [J]. *Policy Studies*, 2021 (5-6): 509-527.

-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 [36] Kelefa Sanneh. How Christian Is Christian Nationalism? [EB/OL]. (2023-03-27) [2023-04-11].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3/04/03/how-christian-is-christian-nationalism>.
- [37] Ruth Graham and Charles Homans. Trump Is Connecting with a Different Type of Evangelical Voter [EB/OL]. (2024-01-08) [2024-01-10]. <https://www.nytimes.com/2024/01/08/us/politics/donald-trump-evangelicals-iowa.html>.
- [38] Matthew Impelli. Donald Trump's Losing White Evangelicals to Joe Biden [EB/OL]. (2024-03-05) [2024-03-06]. <https://www.newsweek.com/donald-trumps-losing-white-evangelicals-joe-biden-1876228>.
- [39] 张永红. 美国反智主义成因探析 [J]. 湖北社会科学, 2023 (8): 35-42.
- [40] Christopher Craig Brittain. Racketeering in Religion: Adorno and Evangelical Support for Donald Trump [J]. *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2018 (3): 269-288.
- [41] 穆若曦. 极端对立的政党与日趋分裂的社会——论政治极化下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 (3): 141-149.
- [42] 周淑真, 穆若曦. 试论美国现实的宪政危机及困境——基于 2016 年以来政党政治演变的考察 [J]. 政治学研究, 2022 (5): 73-84.
- [43] Andrew Daniller. Republicans View Reagan, Trump as Best Recent Presidents [EB/OL]. (2023-08-22) [2024-05-28].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8/22/republicans-view-reagan-trump-as-best-recent-presidents/>.
- [44] Macarena Vidal Liy. Donald Trump's Long Shadow Exposes Republicans' Internal Division on Capitol Hill [EB/OL]. (2024-02-08) [2024-06-18]. <https://english.elpais.com/usa/2024-02-07/donald-trumps-long-shadow-exposes-republicans-internal-division-on-capitol-hill.html>.
- [45] Allan Smith and Jonathan Allen. Trump Blends New Policies with Old Grievances in His 2024 Campaign [EB/OL]. (2023-03-16) [2023-10-25].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donald-trump/trumps-2024-campaign-blends-new-policies-old-grievances-rcna75095>.
- [46] Frankie Taggart. “Agenda 47”: What Trump Has Promised If He Wins In 2024 [EB/OL]. (2023-06-30) [2023-08-01]. <https://www.barrons.com/news/agenda-47-what-trump-has-promised-if-he-wins-in-2024-79bb3dd9>.
- [47] Stephen M. Walt. Another Trump Presidency Won't Much Change U. S. Foreign Policy [EB/OL]. (2024-01-22) [2024-03-0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1/22/another-trump-presidency-wont-much-change-u-s-foreign-policy/>.
- [48] Jeffrey Haynes. Trump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 *Religions*, 2020 (8): 385.
- [49] Rita Abrahamsen, Jean-François Drolet, Alexandra Gheciu, et al. Confront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New Right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20 (1): 94-107.
- [50] Maria J. Stephan. How to Fight the Global Far-Right Alliance Threatening Democracy [EB/OL]. (2023-06-29) [2023-12-13]. <https://www.justsecurity.org/87086/the-global-far-right->

authoritarian-alliance-threatening-us-democracy-and-how-to-weaken-it/.

- [51] David Tal.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and the US-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J]. *Diplomacy & Statecraft*, 2023 (4): 755-776.
- [52] Inderjeet Parmar and Thomas Furs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Far-Right and World Politics [J]. *Globalizations*, 2023 (5): 799-813.
- [53] Matt Pottinger and Mike Gallagher. 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 [J]. *Foreign Affairs*, 2024 (3): 25-39.
- [54] Simon Mollan and Beverly Geesin. Donald Trump and Trumpism: Leadership, Ideology and Narrative of the Business Executive Turned Politician [J]. *Organization*, 2020 (3): 405-418.
- [55] 刁大明. “特朗普现象”探析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4): 31-39.
- [56] 丛日云. 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 [J]. *探索与争鸣*, 2020 (1): 118-137.
- [57] 苏刘强.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J]. *国际展望*, 2024 (1): 37-53.

责任编辑：林华山